

			漢書門
		九四三	
	七一三		
五一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四三	漢	
七一三	書	
五一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38)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六卷

淺草文庫

學十四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郡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真風流人豪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集覽 石曼卿按

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氣自豪遺落世事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真宗時為太子中允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用之而延年死矣其為詩文尚致建稱其意氣

龜山楊氏曰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訕謂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温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

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

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

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君子德足以求志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用韻屬對比事遺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
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
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土拙之論
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
多要有出處曰閑閑睢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
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
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現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集覽
夔州以前詩佳按唐鑑杜用襄陽人初入蜀卜居
成都嚴武鎮蜀辟為參謀大曆初武卒蜀亂甫乃
泛江游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之東也所作有秋興等詩
○選中劉琨詩高東
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
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
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

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蠟角弓不可張分

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集覽劉琨按晉書琨字

元帝時為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

志欲討逆常曰吾恐祖生先我着鞭琨少工詩善

吟詠為時所推重○鮑明遠按南史鮑昭字明遠

少工詩為世所尚仕宋為臨海王參軍詩評云為

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詩人中稱為鮑

謝杜詩云俊逸鮑參軍○季太白按唐書太白蜀

郡彰明人母娠時夢長庚星因名之性倜儻善詩

賦尤工古歌才志逸邁天寶初召見金盞殿論當

時事詔供奉翰林後帝坐沉香亭召白為樂章乃

援筆成清平調帝愛其才欲官之為高力士貴妃

援而沮之遂浮游○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

四方卒於采石

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

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

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蘇子由愛選詩亭阜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

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

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

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集覽

謝靈

運按南史靈運玄之孫家于上虞少好學博覽群

籍文章為江左第一仕宋為永嘉太守叢相父封

爵故世稱謝康樂。○白居易按唐書居易字樂天，杜人元和調監屋尉，後為左拾遺，尋出為江州司馬，父之推主客郎中知制誥，與元稹多酬詠，時稱元白會昌初為刑部尚書。○毛穎傳舊唐書云：韓愈作毛穎傳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自家詩首載明皇

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

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

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集 賀知章按

四明人性夷曠善談說證聖初擢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晚節尤誕放遨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舟一曲卒年八十六 ○李太

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

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

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

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

來？集 荆軻按通鑑軻衛人燕太子聞其賢乃客之極其禮貌稱為荆卿

地入秦賓客送至易水使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士一去不復反復為羽聲聲皆瞋目髮盡指冠入秦事敗死之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

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

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

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
 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
 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
 有二篇合為一篇者集覽陳子昂按唐書子昂梓州
 進士上書言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累遷右
 衛胄曹參軍唐之文章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稱
 為海內儒宗所論著世以為法○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
 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
 不然也○問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
 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
 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
 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
 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
 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
 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
 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
 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
 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入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地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
 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
 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方但語健而意閑隱者
 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
 又好名輩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
 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
 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集 常蘇州按唐鑑常應物河南人性高潔工詩永
 覽 泰中歷除江二州刺史召為左司郎中貞元中
 又歷蘇州刺史世號常蘇州有集十卷○杜工部
 按唐鑑蕭宗時杜甫以嚴武薦為檢校工部員外

即故後人稱
 為杜工部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集 孟浩然按唐鑑浩然襄陽
 人好節義隱鹿門山年四

十遊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維以實對
 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召問其詩浩然再拜自
 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朕未嘗棄
 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辟為蘇州從事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
 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去 集 孟郊按唐書郊

山性介少合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登
 進士調渠陽尉後為參謀卒謚曰貞曜先生 ○人

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
 纔到那族必心休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

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
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
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
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
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
自在又曰賀詩巧集覽李賀按氏族賀字長吉七歲
小愛奴背古錦囊隨後有得即投之暮歸母探囊
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憲宗朝為
協律郎一日夢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云
上帝成白王樓召君作記遂卒時年二十七歲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

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

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

好集覽玉川子按唐書盧仝濟源人寓居河南號玉

其詩厚禮之由是名播海宇士大夫敬焉○白樂

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

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

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

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

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集覽

張曲江按唐書張九

齡字子壽紹興人七歲能屬文擢進士第為唐賢相嘗抑李林甫請誅安祿山以始興舊為曲江縣地故天下皆以曲江公稱之也武元衡被刺按唐鑑元衡太原人平一之孫生德宗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真宰相器元和初拜相時淮蔡用兵悉以機政委之未幾藩鎮王承宗遣盜刺殺之○李德裕按唐鑑德裕贊皇人吉甫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敬宗

朝獻册來六箴拜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宰相政不休或繼少乃罷德裕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房瑄按唐鑑瑄河南縣人少好學風度沉整隱陸渾山開元中以薦為校書郎授盧氏令玄宗幸蜀瑄馳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常見素奉冊靈武見肅宗及還○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

曼卿
胃次
非諸
公所
及

好如等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
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
爾曼卿胃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
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會得用○
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
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
自在山谷則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
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
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

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覽集 陳后山按宋
鑑陳師道字

無已徐州彭城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諸經皆有
訓傳於詩禮尤邃其為文師曾輩為詩師黃庭堅
平淡雅與自成一家元祐中蘇軾輩薦其文
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秘書正字號后山居士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摯

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

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

覽集 梁甫吟三齊畧記
諸葛亮耕隴畝梁

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冷氏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謔言二挑殺
三十一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古人詩中有

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
 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
 林暖田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
 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
 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
 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
 豈女子所能集 嵇中散按晉書嵇康其先本上虞
覽 人美詞氣有風儀性絕巧而好鍛
 括靜寡欲與阮籍等為竹林之游○近世諸公作
 世號竹林七賢仕至中散大夫
 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

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予為
 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
 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
 之人盡命去奔去聲 做只是無箇人做得成詩他
 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
 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
 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
 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
 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

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
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
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
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東
晉宋齊又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十
梁陳也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
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實儘高不知如何
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

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
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敘得盡後山
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
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
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集覽梅聖俞被宋
聖俞宣城人詢從子工為詩歐陽脩與為詩友初
以蔭為河南主簿歷鎮安判官仁宗召試賜進士
出身為國子監直講遷都官員外郎卒堯臣
家貧好飲酒與物無忤賢士大夫多從之游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
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

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軟事使難字便云好覽集揚廷秀按宋鑑楊萬里字處秀吉君寓焉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遂以成各齊改知奉新孝宗召為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萬里際遇三朝始終一節杜門著書絕意榮臣開信中見邊釁驟開謂必悞國憂憤激烈不食而死蓋曰文節祠于學宮○全健按氏族健唐元和間詩人以宮詞名家凡一百有

四篇逸○又曰明道先生有詩云時人不識予

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知詩人婉而成章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

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

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

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
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
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象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惶時追躡騷
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一南用之房中所
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
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惜惜之語
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

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
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集覽

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按左傳武公

康叔十世孫也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
七年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
命武公為公及武公年老作抑戒自警其辭見詩
小雅抑篇○楚靈王之無道國語注楚靈王無道
築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
莊王為匏君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小不過容燕豆
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
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未幾
吳兵來伐出走餓死○祁招惜惜之語左傳周穆
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曰祁招之惜惜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如金○樂府之新聲韻會
云漢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蕭管故後世有樂府
之名○梨園之法曲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聲

杜王
足以
訂于
非古是

清新而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字三千人教於梨園謂之法曲子弟○古今詩

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

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集杜牧之

牧之萬年人佐孫善屬文能詩有奇節第進士仕累官史館脩撰終中書舍人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謠矣弗論余

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

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

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

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

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

浩翁
眼高
一世

翁於蘇迴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個儻之為尚而極詆浩
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而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覽集顏謝以下按南史顏延之字延
官至太常延年與謝靈運齊名時稱為顏謝沈宋
之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
問又加靡麗號沈宋躰○按南史沈約武康人博
通群籍善屬文仕梁累官至中書將軍丹陽尹尚
書僕射著晉齊梁書及文集數百卷○宋之問西
河人備儀觀善詞章武后時累官尚方監丞嘗與

張說等撰三教朱英與常維稱一莖二妙中宗朝
為脩文館學士弟之倫以驕勇聞之縣精草諫世
號三絕○浩翁按宋鑑黃庭堅洪州人以脩實錄
謫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大虛書曰
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臙魅耳目○詩雅頌風騷
昏塞舊李廢忘是黔中下老農耳
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
浸後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
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
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真
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
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
鍊而精向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
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
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
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
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入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人文
化成
天下

一作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據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不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退之
善道
文王
意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
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
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懼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于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燦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空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傷雄 庶幾 於道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
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
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
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韓柳 古文 名天 下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
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
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
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
窺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
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集 申韓按
覽 通鑑申
不害、鄭之賤臣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用
以為相內備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六經
治世
之文

世理大全卷五十一 命文

國治兵強。韓非、韓國公子與李斯俱學於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年。秦始皇時為韓使。秦因上書。始皇嘉納。未幾。斯族而譴之。詔下吏。斯遺藥。使自殺。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

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

也集覽左丘明按氏族云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祠夫子廟庭道封瑕丘伯

宋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

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欲省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

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

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死若不成模樣

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

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

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

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

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

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入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命文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命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秦議只是雙
關做去及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彖雜

覽集

林艾軒按氏族林謙之宋隆興

中下第歸專心聖賢時獲之學晚登仕版在詞掖多論駁不得其言而歸號艾軒先生○蘇頌按唐鑑頌武功人戚玄孫父環累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頌幼敏悟一覽千言累官修文館學士與父環同在禁中時人榮之開元中兼相○楚夢沈存中以此為祝語

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

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

俗故下下半都曉不得

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

此兩韻

如此○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

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

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

好○古賦頌孰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

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

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

至無繁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

漸趨於對偶如揚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

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

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

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

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

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集覽

識縉徐廣曰凡識縉

皆言將來之驗也識也言其義縉也縉有七
縉易縉詩縉書縉禮縉樂縉孝經縉春秋縉蓋漢
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縉也後漢張
衡以為識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
者所為耳○張平子按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
岳人善屬文通五經作二京賦精思十年乃成衡
善機巧尤精天文曆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後造
候風地動儀人服其妙廷待中宦官護之作思文
賦以寄情出為河間相嚴整法度上下肅然徵拜
尚書○風角為占漢書順帝時河內人張成善風
角之占注顏師古曰角隅也謂四方四隅之風以
占吉凶也索隱曰世傳陰陽局稱經謂東方朔所

著大畧先教其聲第一聲即是甲聲以十于數之

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即所謂為占者也○相如封

禪書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上

日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卓

文君曰長卿未死時著一書曰有使○司馬遷文

者求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之封禪也

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

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

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

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

杜欽谷永書又大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

漢明經仲皆不似此

集覽

杜欽按漢書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少好經書目備

育而知名於時率直曰歷陳心異拜議郎徵詣大將軍王鳳幕府多所匡益○谷永按漢書永長安人傳通經書元帝時為太常丞教上○司馬遷史疏言得失累遷光祿大夫終太司農

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

只是又因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談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過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三十五

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
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
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

同覽集季陵按漢書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善騎射
愛人下士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

將荆楚勇士以備胡天漢中匈奴入寇詔李廣利
等將兵擊之陵請自當一隊願以步兵五千遠涉
單于之庭上此之及與匈奴戰兵少矢盡降虜單
于妻陵以女拜右校王用事及武帝聞之詔族其
家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

堅只填得他腔子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

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覽集左太冲按
晉書左思

字太冲臨淄人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
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札
遇得一旬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
及賦成皇甫謐為序張華見之而嘆曰班張之流
也時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

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

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

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

覽集鄒陽獄中書按漢書陽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
辨著名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而之
梁從孝王游被譖下吏從獄中上書有曰明月一
珠夜光之壁以一竊投人莫不按劍而相矜者無因
而至前也譬木根抵輪因雜奇而為萬乘所器者
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昔上陽文出之卒為上客高

適之樊舟次勝賦按唐世宗適字達夫滄州人玄宗時舉有道科官至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出為蜀彭州刺史卒適尚節義以功名自許改寬簡所任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每篇已好事者輒傳布江總之徒按南史江總考城人紆之子篤學能文陳後主時為戶部尚書日與文士孔範等侍宴賦詩有玉樹后庭花之曲為長夜之飲謂之狎客陳亦被殺○問

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

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孰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

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下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
 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
 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
 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
 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日子磨
云都來這
幾字只要
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
 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
 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
 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

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
 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
 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
 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
 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
 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
 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較底
 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道一句說
 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

夫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
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
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
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
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
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
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子道箇虛心
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
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
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
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
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
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
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
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
辨鶻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
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 論文命

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

會衰了人文字。集覽鵬冠子表叔，真隱傳曰：鵬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敝履穿，以鵬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護嘗師之後，顯於趙。鵬冠子恨其鷲，曰：遂與之絕。鵬者鳥，雉也。

○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鵬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

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玉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集覽賈誼鵬賦文選

注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十年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鵬不祥鳥也。誼以誦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謂問于鵬，予去何地。○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剽劇有

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

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覽集 周封康叔按通鑑同母弟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成王長舉康叔為周司寇有功賜衛室祭器以彰有德取後傳四十一君為秦所滅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

文者貫通之器

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詭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詭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善善者我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三十一

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
 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
 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
 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
 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
 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
 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
 有所倣覽集司馬遷與任安書按漢書安榮陽人嘗
 為大將軍衛青門客後青日衰故客多
 歸霍去病安獨不肯故人司馬遷為中書令尊寵
 用事安遺之書責以進賢之義○劉元父按宋鑑

劉敞字原父清江人武孫慶曆間舉進士累官知
 制誥奉使契丹還知揚州有惠政徙鄆州道不拾
 遺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
 因以諷諫官至集賢院學士敞學問淵源為文尤
 贈敏有公覽集○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
 是集行世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
 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
 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
 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
 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
 太局促不好者覽集按宋鑑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屬
 操篤學權進士甲科歷州縣皆

有政迹慶曆中為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同革弊
 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卒謚正獻。韓
 董晉行狀按唐鑑董晉字混成虞鄉人擢明經拜
 兵部郎中持節使回紇德宗立授御史中丞貞元
 中拜相後封隴西郡公卒韓文公作行狀以誌之
 ○推德興按唐鑑德興秦州畧陽人臯之子少以
 文章稱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累遷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仁宗飛白書記權輿記太宗飛白
 書十一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八年答左散騎常
 侍劉伯之詔也縹緗鴻煖之勢軒濃蟬翼之狀子
 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皆會衆美裁成絕藝
 書圖之逸品也注蔡邕見役人以聖篇成字歸而
 為飛白之書。○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
 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
 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

人皆當有
 才世名士

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
 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
 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
 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
 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
 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

世理全卷五十一

三十二

聖人取先進禮樂意

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
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
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
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
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崇舜不窮其民論
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
太極西銘
曰自孟子已後方集劉子澄按宋鑑劉清之字子
見有此兩篇文字覽澄臨江人受業兄靖之博極
書傳紹興末舉進士及見朱熹慨然志義埋之學
嘗為高安縣丞眼饑有方徙知宜黃縣孝宗時召

對首論民困兵驕累官知衡州善政甚多罷主雲
臺觀光宗即位起知表州所著有訓蒙新書通錄
墨莊祭儀時令諸書○張才叔按宋鑑張廷堅字
才叔廣安軍渠江人元祐間進士調成都府推官
韓忠彥薦為左正言論月章數十訟司馬光呂公
著之寬論蔡京章惇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作執
政意譴官卒贈直徽閣謚節愍○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
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
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
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太處起議論首卷替書
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
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大段好甚使入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
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
論歐公喜之李不軟瞻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

歐不及覽集李太白按宋鑑李觀字太白南城人通

弟為文章自成一家天下知其名皇祐間范仲淹
薦試太學助教後除太學說書既沒潤甫上其退
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

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入嘗見其寫六一龍岡阡
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

有斷續不接處如少字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

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

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

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

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

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

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覽集六一居士按

晚年卜居於穎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
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吾老于其
間是為六一公也○豐樂亭按一統志其亭在除
州城南一十里琅邪山幽谷歐陽脩顧其景而樂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

歐公
是第
一等
議論

地理大全卷五十六
命家命

之開地為亭名曰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

豐樂自為之記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

國謀以詩言之是第
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

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

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

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

去故也覽集張承業按五代史承業唐僖宗時宦者

昭宗時為河東監軍與晉王李克用相善及崔胤誅宦官凡在外者詔所在誅之晉王不

忍殺乃匿之昭宗崩復為監軍晉王病革以莊宗

屬之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事皆委之同光初退居田里尋卒○歐公為蔣

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育

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

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見得他醉翁亭

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

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

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覽集醉翁

按一統志其亭在滁州城南十里琅邪山醴泉之

上宋慶曆中僧智仙為郡守歐陽脩建脩自號醉翁因名作亭記其文膾炙人口天下傳誦焉○蔣穎叔按宋鑑蔣之奇字穎叔宜與人舉進士為監

地理大全卷五十六
命家命
三十一

察御史徽宗時累官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崇寧初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疾歸之奇為部使者十一任亦與會府所至以治辨稱有文集百餘卷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

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其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

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下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

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木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集覽 曾南豐按宋鑑曾鞏字子固南豐人致堯孫幼警敏教千言一覽輒記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州所至務恤民疾苦入為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脩齊名世稱曰南豐先生

○歐公文字木綱好

三代治出於一

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 命 三十七

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
 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
 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
 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
 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
 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補歐陽子治
出於二之治
出於二之治言見唐書禮樂志程子曰人見六經便
 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
 成文耳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列六經而由萬世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
 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遠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
 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
 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補龜山楊氏曰六經
先聖所以明天
正人倫致治垂後世之成法也
論語曰文王既歿
夫不在茲乎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

詞也 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

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惑

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

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

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

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

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

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

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

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

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補註術謂刑名兵法

說也列莊荀子子皆有書屈賦離騷是也陸生謂

陸賈嚴安徐樂武帝時曾上書戰國秦漢諸人自

申商而下其著述言議備見史記漢書宋玉屈原

弟子長楊較獵揚雄所作二賦亦載史記漢書

集覽蘇張范蔡謂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按史記蔡澤燕

人戰國時弘辨智士嘗入秦說應侯曰四時之

序成功者去應侯因是謝病昭王召見與語大悅

拜客卿尋拜為相。季斯按通鑑斯上蔡人受學

荀卿變籀文為小篆成一家之法秦始皇時為客

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佗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二十篇以好時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囊中千金分之遂誅諸呂立文帝嚴安按漢書安臨淄人武帝朝以故丞相吏上書言周室之弱秦室之強拜郎中後為騎應令○徐樂按漢書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上書其畧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銷未形之患其要在變天下無牛崩之勢而已武帝召見曰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宋玉按史記玉楚人屈原弟子為楚大夫閔其師放逐乃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托興有所諷也○王褒按漢書褒蜀人博學能文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褒薄其有軼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舉筆立就上嘉之拜諫議大夫既而遣求金馬碧雞之神卒於道

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

仁義之言如

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其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特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譎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性理全卷五十一

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
 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
 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
 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
 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
 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寔主
 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

補註 號者呼也陳言謂陳舊之說六藝謂六經其徒李漢嘗序韓文行世所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與剽掠潛竊為病大振頽風使人自為皆其序中語詞不已出神祖聖伏見韓公所作樊紹述墓銘

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
 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
 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
 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
 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
 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
 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

補註 其徒謂東坡吾老將休付子斯文與吾所謂文必與道俱皆東坡述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

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

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邪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

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

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補註

朱子曰道

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無出文便是道理會得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

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

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

太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

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

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

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

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

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

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

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

集覽 昌化峻靈王廟碑按一統志昌化縣各隋初所置今因之屬儋州又按峻靈王廟在昌化縣北一十五里峻靈山祀山之神五代時建南漢始封為鎮海廣德王宋改封峻靈王蘇軾有記

○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

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令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一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

集覽 伏波廟碑按一統志伏波廟在瓊州

府東北祀南漢路傳德東漢馬援二人皆伏波將軍
蘇軾作碑銘○韓文公廟碑按一統志韓文公廟舊在潮州府治後韓山宋遷在府治東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賜額忠祐蘇軾作廟碑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

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

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

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

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覽集南安軍學記按一統志

南安軍屬江西道○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

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

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

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

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未

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

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

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

說誠何故又說一日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項

卷五十一 四十四

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
 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
 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
 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
 布置其舊看一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
 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云不能得一起忽得兩句
頭起行百十遭

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
 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
 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關茸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
 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

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
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
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
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
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
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集覽西門豹投巫事
史記豹戰國魏
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
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問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

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即
投之河中又繼投二人群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
因開其河為二渠以既田 ○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
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
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看子
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
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駟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
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 ○因說
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然
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

性理大全卷之六 蘇子由

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
 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
 辯如此則是怕人家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
 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
 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
 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
 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
 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
 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

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
 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
 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
 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集覽待月軒記安一統志其
 軒在瑞州府治東行春
 門外大愚山宋蘇轍謫筠州舟過南東廬集訪隱
 者舉日月以喻性理因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
 自省并記其事○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
 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
 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

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
 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
 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
 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
 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
 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
 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
 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亭記
 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

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

人教學意出〔覽集〕筠州宜黃二學記按一統志宜黃

筠州唐初所置今為〔覽集〕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撫州府

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

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

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矣

〔覽集〕范貫之奏議序按宋鑑范師道字貫之蘇州人
 其之子舉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風
 厲風操有聞即言官至龍圖學士有奏議文集數十卷行世

○問嘗聞南豐人
 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

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

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

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
 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
 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蘇做出恁地壯偉
 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
 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
 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
 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
 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
 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

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
 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集覽 張方平進

策按宋鑑方平宋城人少穎悟絕倫書一閱不再讀累官參知政事南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定初守蜀時得蘇洵與其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特者也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
 專務飾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
 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
 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
 求之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

世瑤大全卷五十六

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
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
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
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笑說在裏○前輩文
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
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
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
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

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來云今
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
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
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
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眾真好笑也或云
此是襟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
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入引動尤而效之且如
而今作物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
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
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
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

道者
文之
根本

執筆以目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
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
平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
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
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
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當文
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
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
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

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
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
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
本非一本矣○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
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
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
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
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
右更去不得因言陣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

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纔
 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及兩失也○作文
 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
 率要七分實只一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
 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
 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
 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覽集少泰
 游龍井記按宋鑑秦觀字少游高郵州人長於議
 論文麗而思深元祐初蘇軾薦于朝除大學博士
 遷史院編修○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
 脩官坐貶

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
 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
 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
 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
 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
 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舌人不同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闌敷○作文
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
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
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
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尚添得些子筆路則
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
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
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
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集覽

陸教授按宋鑑陸九淵居貴溪之
象山教授生徒世人稱為陸教授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
曰其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
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
將漢書及韓柳文孰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
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

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天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虚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讀之猶且寒心

而兩得之也
或謂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足
先斷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規於風雅何其陋也此
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
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
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
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
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

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
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
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
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
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極上心外起意益深益廣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
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
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

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押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感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
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

聖人不期
文而自

實則審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
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
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二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
人之事不能也

集覽

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
敖楚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

教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
曰我叔教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
若無遠所之即為叔教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
舉酒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教復生欲以為相孟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盡
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
食如叔教不如自發於此是莊
王謝孟召叔教子封之寢丘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
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
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
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有泯也職
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

志士
仁人
不取
幸民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 命文命

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
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
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
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
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
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
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
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

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
只是下般

